

46530



師泉劉先生邦采傳

王時槐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卽厭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借兩峰先生及弟姪九人趨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

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畢詞請具衣巾曰不爾
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
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
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
按御史儲公良材令十三郡諸生竝得以常服入闈
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
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
薦得內名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
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
言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

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主
宰貴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
於惟精是謂博約竝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
車輪鳥翼不可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晚乃著易
緼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雲楚越之間皇
皇掖引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生叩請能以一語
開其宿錮令人豁然有省聶貞襄公嘗言師泉力大
而說辯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
有櫻其鋒人以爲善狀先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

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
視平時何如荅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
也第形如槁木耳少頃遂卒里中人士入哭皆盡哀
先生疾時若有所遇頗涉奇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
溫久之乃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有
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爲南鴻
臚吉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
以語先生至老共學不衰先生常稱爲嘉穀之種云
以鄉舉官新寧令

温州府同知區益傳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少穎異淹貫羣籍舉嘉靖庚子
鄉試授都昌知縣有善政以忤使者改泰順是時島
夷輻閩浙甫下車而賊五千突至泰順在萬山中不
虞海寇無備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
民而焚其廬舍益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藺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是時夷有所向邑
無堅城微泰順創之東甌幾殆上功幕府無千金不
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是時 朝廷憂島夷甚越常法

出高爵以待有功奈何千金失士哉益至慶遠有古
田之役得之如一敵國會奔喪服除補溫州士民喜
曰是向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又以忤當路賦芝田
歸文多不錄益性孝友居喪骨立忌日必哭兄弟蚤
喪撫諸孤猶子也四仕郡邑皆有惠政直道而行輒
不合民亦輒祠之生平好左氏兩漢文杜詩撰述亦
有阮溪草堂集子大樞大相大倫皆與計偕有詩名
家學也

區叔謙傳

潘士藻

予在東甌遊瑞安仙巖梅雨潭有扁揭前同知區益
名知爲故泰順尹也然無識其遺事者今詢之乃高
明人字叔謙始令都昌以忤部使者改泰順時島夷
輻閩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甫下車而賊
五千突至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
而焚其廬舍蓋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
堞布渠答藺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
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
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會奔喪起補溫州士民喜曰
是向挫島夷泰順公也無何以忤當道歸予按島夷
犯溫州時同知黃公釧死于兵郡人王僉事東華倡

義旅死於戰皆被卹典其事猶傳而獨不傳區公令
泰順事豈以泰順之微也而不足功耶錄之爲溫州
備一故實焉

同知溫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

議黃公釗墓志銘

王世貞

嗚呼此贈右叅議黃公葬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

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公之來
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郭清
戎伍修戰艦溫之吏民德公而詠稱之曰府君文武
才也吾溫庶幾不魚肉虜哉而黃公有憂色曰賊孰
孰吾溫奈何以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
卽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
者寸在益嘗書其語相間以識云而又三年倭大舉

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
輕嘗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
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
軍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
軍疊石一軍軍鐵場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
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
醕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
乃竟前薄於賊公彎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
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
掩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

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戰久之短兵接
顧麾下稍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劒斷其指曰去之
此吾狗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
降公叱曰世有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
夫子我千金公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
曹庸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公而寸斬之
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
午得年四十有七事聞 天子爲震悼特超贈今官
錄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
學使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此可以觀君

虞待金 卷之八十五
臣矣公諱釗字珍夫世爲長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
其季紹紹有子四其季爲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孀
以節顯而公六歲則已孤嶄然見頭角矣稍長善屬
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過目卽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
大司馬以學使者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
少師徐公以祭酒試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
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其上公車輒報罷最後謁選
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歲云自公之爲邑弟子時
時抵掌顧同舍生丈夫一日立玉陛前抉腎腸與人
主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下駒爲其同舍生固
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取予析義至秋毫
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六歲而車門絕
苞苴迨其歿不能具道路裝公之歿也其婦林宜人
行購屍已靡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招魂葬於
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吾州事以
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狀而
謁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概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義
多識往行其於死生至辨皙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
最宜能死然往往介冑多死戰而搢紳大夫僅死守
此豈以帷帳籌策爲不任鞍馬矢石耶百雉之堞一

且爲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卽不死賊當死法等也國
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烈
男子哉 明興西北世受兵其歲報能死者介冑也
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公風之
哉是宜銘

銘曰衣冠何歸歸於閩之野魄何施施於溫之滸魂
何之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
而不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承直郎湖州府通判湯君世賢墓表 劉麟

嗟乎騏驥已厄于鹽車之下又奪其飼秣焉駿足未
馳而收其骨伯樂後死傷如之何幸有水南太史今
韓幹也未爲不遇吾年家湯子右卿訓庭豪特官惟
郡佐今也哀憤窮屈以死得無類乎右卿用與時乖
予何敢知其負奇邁往予亦何敢不知初擢湖州府
通判邂逅吳門因承乃祖廷尉年兄里居之適爰及
宅兆之祥語意頗洽麟心計右卿必以判職爲難凡
一再接竟無一語及此惟懇懇商訂陽峰閣學之文
將條分類萃以傳曰某近業多得於此又出李何詩

刻以贈曰某吟詠之資亦有得于此明日會飲于翰
詔文衡翁之家論書論文法古拳拳麟也耕隱吳興
者垂四十年判府之至無慮數輩注意于此者寥寥
右卿能然可謂奇矣及至履任側聞其吟眺湖山之
間詢之郡中胥史曰我公晨起坐判府視事纔食頃
百務排解略盡當晝無事故臨眺爲多又奇也無何
太守疾疾且入覲監司者知其才以郡篆屬之時僚
案濟濟若馮箕谷以名進士節推於此當路置之惟
右卿是托嗣是益用展布惟明惟威決壅剔蠹不逾
月而庶政悉舉儲計惟克囹圄惟空優老勸賢綽有

祖風若泮宮諸制則俱飾其舊若逸老一堂則創始
于今久之旣通旣和日有餘力廼摛獵遺文極于琬
琰藻跡咸萃以爲未也又求義獻二書翻刊流布自
此郡閣蔚然圖書之府論文多暇臨眺如故嗟乎吳
興名郡部使者接跡于道往往程督號稱難治藩臬
重臣旣總其凡又分于外上下紛然右卿視篆出其
緒餘酬之無不曲當御史臺嘉其才蹟隆禮獎勞一
郡大驚稱爲卓異其奇尤著居歲餘以督儲去郡自
此不返矯矯右卿胡爲敗績意者有流矢在白肉乎
國家考課黜陟俱有程式巡守考郡縣而白于藩臬

藩臬總其凡而升于部使部使者又臨歷躬親覈實然後達之銓曹銓曹交據互求黜陟乃行今右卿方以才能布昭上下聲稱籍籍奄忽至此名位若日度外身亦由之溘然年纔四十有四得禍之日行道銜悲以若人有此多奇何也或缺其一則世業以蕪缺其三則必無其四廷尉高門才俊種種必審所尚吾知免夫假令右卿居官守職如位而止顧安有今或謂款段賢于騏驥豈理也哉予讀冢器子舟所自爲狀能述其遭讒去位之變至于諸奇則略而不言夷考其故右卿敷政湖南子舟卒業澄江雖嘗一至數日而返厥考之奇恐未能具見予故表而著之右卿名世賢別號楚東其遷除本末以及子姓姻戚之詳已具水南張太史志中茲不復贅

吳興司理百川系公樓墓志銘 瞿汝稷

公諱樓字子虛別號百川其先于元大德時諱君
者任平江錄事司主司因家海虞主司子千二公生
封刑部郎諱文敬封刑部郎生刑部郎諱紀刑部郎
生封工部主事諱艾號西川初以素封著聲雍容好
賢長者之車恒轂擊戶外旣以子貴獲封封工部主
事生工部主事諱舟工部主事生庠生諱一元娶繆
生公庠生蚤世益公生甫五齡也而執喪如成人及
就傅機穎卓絕逮十齡以母事黃冠家言于真武御
世日齋居屏飲食操觚爲皇鑒辯以寓諷詞辯甚見

者擊節一日而譽騰里中里中兒凡以經稅名者率
溟滓而弟之既長執經于邵公伯如未幾遂與角立
歲丙午督學使關西楊先生檢材稱海內第一得公
文以首邑髦士是秋舉于南畿既七試禮闈輒不得
雋其在已未分試某寔公丙午同舉士使客密示意
謂一第不難爲故人地恭謝曰孫生乃藉故人第耶
堅絕之始人知公惟以文藻至是則咸以行誼推矣
逮戊辰以久隱長約無已時就除吳興司理爲治平
而不苟第問法何如不事文深第折以哀敬不爲鈞
距上下咸安之歷攝諸邑篆皆以愷悌名而于蒐慝
之有奧援莫可誰何者則務鉏剪不貸嘗署郡事有
璿璉里豪爲苻萑暴客之藪其里子女有穉齒而靡
曼者率爲所漁欲斬免者必薦重資黨援甚固人之
憚之猶猓偷之憑嶙林峻谷公廉得其罪狀朝逮而
夕成讞立格殺之其疾惡又如此時李于鱗先生王
元美先生後先爲浙臬司雅重公學數賞譽公于是
兩浙監司無不爭相推轂而同列有爲上官子椒者
適其人與計偕事以蜚語中公顧物譽方隆不能深
中而議量移公方攝歸安篆聞卽命棹歸未幾移漢
中公曰吾直可駕吳興何躡苟直靡容寧貸漢中吾

不能再辱將尋潘輿太夫人是娛耳親故強起不可
時歲辛未也及壬午而太夫人卒公猶孺子慕涉癸
未未免喪而以疾卒蓋歸而侍養者十年也公明敏
無伍喜詼諧抵掌而談川湧響應皆出人意表聞者
莫不懣然心服學無不窺于音律少擅仲容之識微
酒雖不能鯨吸牛飲而善與酒人歡接放浪罇俎間
卽起曼倩于九京頡頏伯仲耳乃其佗係廓落之辰
而嚴杜故人之私援其視以不義博一第若強之帶
死蛇而喙腐鼠惟以幸不及已爲快其節槩又何峻
挺粹白也漢中之移尚可復奮而戀戀太夫人致弄

雛之權且十年薄丹轂之榮隆白華之孝其敦倫篤
行真足以風今之人徒慕說公之遊戲近人者而不
知公所自持其賢于人遠甚嗟乎公之視義不義猶
世人之視隴廉孟姬豈所得于天獨厚哉直能保所
不眩于隴廉孟姬者亦不眩于義不義也乃橫一世
而求能不眩者猶求三秀于叢薄可不大哀歟蹟公
所不眩者洵足儀刑于世矣公生正德乙亥年八月
十四日卒萬曆癸亥年十二月初六日得年六十九

知縣何昌傳

順德縣志

何昌者黃連人也字克昌 國初法峻人莫肯爲郡
縣學生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豪長者
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者登庸貴矣
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分立順德爲順德縣學生
舉鄉試知麗水縣甫三月以內艱去服除補宣平宣
平故麗水分也道出麗水麗水之民爭迎焉其爲政
寬厚無擾邑方草創乃修學宮置祭器繕公署樹坊
表庶務具典役之以義民亦爲盡力邑有劇盜毒痛
閩浙諸郡縣兵不能制昌設方略禽之淫雨水溢漂

廣德金 卷之八十五
民居先賑後聞請減歲銀一千餘兩九載致仕卒孫
宏鰲鰲

知縣葉宗行傳

葉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李之後讀書尚氣節永樂
中東吳大水松江尤甚葢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
宗行上書請棄其故道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
示近海民無私作壩以遏其流 上善其言命從夏
尚書原吉來治之水患果息原吉還 朝薦其才擢
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為定役法俾
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
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
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為汝驗之蛇返入

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于柁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沈之者亦伏誅縣故多虎暴宗行爲文祭之虎遂斂迹 仁宗在東官聞其治行戒所司不行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日爲文以祭錢唐人至今稱之謂不愧古循吏云

進士知上虞縣事鄭公汝敬行狀 鄭騰海

公諱汝敬字行簡姓鄭氏以字行居歛西貞白里公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克縣庠弟子員攻書綴文日出人表尤善爲詞說明白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講無不愜服嘉獎然屢赴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十有九時胡公儼爲大司成一見奇之教之問學大進公退謂人曰吾得胡先生講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三年弗及也未幾連舉永樂乙未進士第觀政秋曹適吏部掄選天下候銓官先後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賢不能以公其

如天下士何遂以疏聞詔從其議吏部滋不悅然
朝廷由是知公名命往督陝右糧儲公性嚴毅所過
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
平居與兄迪簡弟懋簡極友愛至是皆傾貲赴難先
後死逆旅聞者悲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道其事者役
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爲畿內大邑號叢脞
公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次理嘗有中貴人臨縣
索賂甚急公不爲動遂給入見縲紲之欲置之死士
民遮留解還公卽以狀聞 太宗皇帝怒欲置中貴
人罪會 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公得心 朝廷適

有六役工部復命公監焉問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
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 天怒也請役之乃已
旣又謂工不宜久興勞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紹興
府上虞縣先是爲令者適以貪冗去民素知公名皆
踴躍歡迓載道公亦樂民之向方也爲之抑豪右勸
農桑賑饑窮治輿梁棧道而大興其學宮官無愆期
之需獄無畱滯之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崇
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
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氣大爾
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克塞宇宙

今有以百錢餽
否令者

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荅旣而考浙江七十二縣
令置公爲第一凡別邑有疑訟不決者多付公理之
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
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閔其貧贈以
綿絮南仲猶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橐詩
爲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
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
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
居家也首剏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坐太夫
人堂上菽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暇
日幅巾長裾逍遙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不
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通政畢
公昌知府張公巖累復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卒
享年七十有五嗚乎吾歎古稱多士然未有第進士
者至公始以麟經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公亦自
奮迅思有以自効君子謂公使當風紀之任必能繩
愆糾繆以輔上德揚清激濁以振士風可以踵桓
鮑趙唐之風而不忝然卒坐窮以死是雖公之不幸
亦士之不幸也謹狀其實如右焉

德清令張君俊墓碣銘

王直

張氏之先句容人君曾大父文忠貲富甲一鄉大父
日宣有文學行誼爲教官於滁遂家滁州後又徙江
浦故今爲江浦人父克遜隱德弗耀配徐氏有賢行
君其第四子也諱俊字俊民自幼聰敏好學弱冠爲
縣庠生讀書作文名出儕輩上會朝廷脩永樂大典
徵羣儒集館閣君以能書與焉書成入太學擢爲左
軍都督府都事剛毅嫉惡不可以勢撓都督薛祿有
嬖吏王羅者母喪匿不發而歌呼飲酒自如君曰違
天逆理莫有甚於此具以聞羅由是得罪然君亦不

爲有勢者所容未幾誣以事謫保安十年恬然自處
未嘗有幾徵不足意久之祿以功封陽武侯總兵鎮
北邊人皆疑將構君君曰羅獲罪於天天道所不容
薛公國之大臣豈以私嬖讎天乎吾無患也旣而薛
公乃遣人邀君計事語皆合意卽畱置幕府將奏用
之適詔下求賢御史李驥薦君授德清知縣德清縣
大人衆君一見士民皆能記其姓名人謂君聰察若
神不敢欺縣積逋稅累數萬凡十餘年不能足君設
方略不朞年皆辦完當是時使者假公事行縣以苛
酷取財民不勝其擾令以下聞風多避匿而擾愈甚

君聞其且至曰民恃我以安我先避匿民將何恃
治事如故使者亦聞其名不復肆縣人賴以安皆德
君藩憲大臣亦每稱君以勵諸邑令德清民富而不
喜學君知富民子姚朝宗質頗秀敏欲遷入縣庠其
家夜懷金賂君求免君曰吾欲得人教之以備朝廷
任使豈假此求賂乎聖人在天吾不如是也卒以補
學官弟子民有訐三者嘗陰伺官府動靜爲姦利恣
彙橫昔爲縣者不敢校君廉得其實奏之流徙遠方
一邑稱快君輕財重義急人之急有貧不自振者雖
倒囊與之不少靳故人李東素廉介欲爲子侃娶婦

而無貲君卽以女妻侃且戒女孝敬盡婦道其於諸子尤篤意教之不使佚游慢戲擇名師使學晝出理政事夕歸課其學業以爲常正統丙辰罷歸優游自適者凡十三年以疾卒距其生洪武壬戌享年六十有七子瑄取進士爲刑部主事壻李侃與瑄同年登第爲戶科給事中

仁和令陳公榮墓志銘

顧璘

顧璘曰甚哉郡邑吏之鮮才也理勞以達惠窮以仁勝侮以彊剗蠹以廉四者備而後無闕職矣何其艱哉若吾鄉仁和縣令陳公豈不濯濯然稱乎是已仁和居東南都會財賦重困且附省城藩臬司臨轄使者道出旁午迺見廚傳之節率日數畚未厭公爲令戴星出入案無停判然篤意愛民不以毀譽禍福置慮雖政出監司有戾民者必請更令歲旱請減民租什五監司曰亦足矣公曰災應如此奈何厲民以豐國乎卒守前議方冬發民築海隄民多凍死公曰

邀遠利以蹙近害民何以堪遂罷役有權璫至杭脩
梵敎謬張爲侵斂公執義辯折竟免濫耗其它政由
已出者悉豈弟有則協於羣心踰年政成野有歌頌
乃興庠序之敎毀尼舍增飾學宮建社學十許所導
迪詳至禮俗日振凡御史歲巡罔不旌禮之嘗上御
史吳公一貫時政十二事曰愛民力正風俗崇節義
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育人材厚彝倫懼刑罰長仁
愛謹出納清囹圄蓋推已效之績達諸人人吳公薦
之銓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位乃買田
南郭竄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事殆今老且卒矣嗚
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如公而卒莫大施天固靳王
澤於斯人邪何其不幸也公諱榮字仲仁其先括蒼
人始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德一元中書省丞
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祖道成湖廣左布
政使祖某以間右實京師始爲上元人公生而穎異
器幹偉屹爲諸生卽有令聞中成化甲午鄉試拜斯
職孝友恭信孚于內外卒年七十有四

厲青田昇傳

邵寶

青田諱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
太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
之曰青田君自爲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
不苟論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
或固之而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
建接壤間更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
蓋得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
姓者與磐石衛軍某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
而哭曰厲公早至豈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報銀礦

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產必
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
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
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守中貴歲以礦一至
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已至其他費歲率
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興賢旌舉節孝
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嘗以
君竝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得遂請民
聞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旣爲立碑復建祠
祠之及沒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二泉邵寶
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青田
爲浙東巖邑而厲君爲之遺愛在民去而思之沒而
弔之若不能解于心庶幾乎是者不然此豈聲音笑
貌所能爲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退於是青田
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詢君
遺蹟益無間吾鄉評云

奉化知縣徐先生獻忠墓志銘 王世貞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君捐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行部吳興稍爲經紀其喪而志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爲君父配某孺人實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弁介自其髫鬣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卽傾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褻然爲舉首久之薦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旣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爲撻獵稗官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亾昏旦農圃醫十支

離覆逆音聲人伎往往精探其所繇造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爲詩自建安以下至大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論說興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爲文人行其揚扆風雅上下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爲吾汝也君去禮部爲吏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先生爲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嶮而城蛇虺禱居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爲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蠲役防水務有以衽席其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爲膏粥費與禮揖遜彬如也君所爲培植務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不盡爾也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京君佯爲不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殿罷矣前君爲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爲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獲吳興之福

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嘉既罷則斤
置墓田旁構丙舍爲終老計不竟稱華亭人矣五柳
雙桐偃蹇板門疎櫺淨几奇書古文間以金石三代
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飲不聽去春
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茗雪菰蘆
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顧公諸大
老爲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社君不峻
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畧肆於九經作春
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分節受鑰
伯陽以破玄局作叅同契亥步心測璞算神啓作大
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徇知郡將冀酬山
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芻極正變作樂府原唐
詩品朱邑旣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禱著詩
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
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
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
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蛻之際神識
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
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像如生某
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母以仲季產未立

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橐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
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
生四子爲文翰文核文果文樾女六孫男某葬九霞
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
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其大者而
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爲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
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曰守節博聞多能曰憲且貞
請以易而名庶幾爲寓公爲鄉先生

介庵葉侯祿墓表

方 豪

始豪爲書生時則聞笏縣有葉丞者民號爲葉一側
而甚愛之豪竊疑焉以爲唯公可以鎮民而一側者
公之反也民曷愛焉旣而予縣闕令天官以葉侯補
之或曰是丞常山者卽常山之愛可知開化也豪復
疑焉以爲丞未有顓政使有他德稍久豈卽爲侯令
非丞也一側而百懿微矣比侯至門廡蕭然覬謁無
所容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爲器親身農圃之事每
食罕市裁殺唯園蔬一味至於待客亦然豪嘗以公
事至其室以王瓜青榴并所携檳榔襍爲一器而饗

之時有哂其苦節勸之少豐者略不爲動嗚呼此非
一側于清苦而不變者乎先是學宮明倫堂災前令
程倫爲之甚壯尋又災侯至卽欲爲之或說之曰未
有惠澤于民而輒役之民其謂何侯曰夫明倫堂者
教化之出也教化者治之原也豈它役倫必爲亾疑
矣遂役民以爲且親董之壯逾于昔而費寔省焉嗚
呼此非一側于興教化而不可轉者乎民有負山爲
險結族爲彊者鄉里患之官府亦置而不究養惡愈
滋侯廉其不法事必痛繩之仇憾焉計將復侯或以
告侯曰去惡分也縱其計得行吾何愧况未必行乎
繩之如初仇果疏羅織欲以中侯侯弗悔焉嗚呼此
非一側于去惡而不可搖者乎侯之改任也常山之
民在都下者詣闕借寇甚懇時開化之民無有在都
下也使有之必先於常山矣及聞其爲感恩有也而
恨亡有在都下者矣爲感恩凡三載而歸歸凡七載
而沒感恩之民無以異于常山開化也至于今三縣
言及侯者必曰好官好官亾以異于在任之日也侯
之所謂一側者如此矣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侯
其庶幾乎侯之沒其子蕩寔之餘于餘于人張吉旣
銘其墓蕩起復來京得新興將行謂豪曰子知我先

人者我先人重子之文敢以墓表請豪愧文之負侯
而足以知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表表其著于開化者
撮其實例其餘爾侯名祿字文科號介庵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渭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伊嚶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僇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
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
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僇然長
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
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
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衢州府學教授胡公翰墓志銘 吳 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
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
接前修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
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
聞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
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
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於道
中拾鏹若干緡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
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旣長侍架閣君宦遊蘭

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蒲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之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少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輦轂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歎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

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藉以爲兵徒費廩粟耳 上卽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卯奉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傳凡若干卷賜白金文綺以歸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十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舊則畱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卒洪武十四年正月年七十有五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嘉興府教授贈南京刑部尚書戴公暉神道

李東陽

戴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兵馬使護居婺源後
有士先者舉進士知錢塘縣徙浮梁至于今居焉曾
祖德誠元麻姑寨巡檢祖濤洪武初有司徵不就考
嗣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
復以珊贈刑部尚書母徐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
諱暉士儀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彊記詞翰穎出永樂
庚子舉湖廣鄉貢有司錄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
順德府學訓導當兵後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知向

學調嘉興府公病文勝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而公亦以績最進德清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十科自是舉者不絕父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晚化其教者亦多有之秩滿歸省母母適病卒服再闋擢教授再蒞嘉興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遣養子入學公不可民賂按察官彊公公執愈確坐是忤意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休休谷嘯傲其間人莫之測也初號訥庵至是號退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干卷公夙負才行慷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舉進士爲吏部郎中有名應舉時道見一士病臥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旣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教意識所到輒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繡乘馬觀海諸衛進表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建陽知縣張光啓僞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竄入舊史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豪當籍都御史咨公公素嫉其人顧以爲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

浙江仁和縣學教諭聶大年墓志銘

王直

大年聶氏世爲撫州臨川人父同文洪武中取進士
爲翰林侍書尋改中書舍人壬午六月 太宗皇帝
至京師時盛暑以迎鑿渴死大年於父卒後五月乃
生母胡孺人撫育之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比長喜讀
書日誦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尤篤
意古人及晉唐人詩書法歐陽率更趙松雪皆臻其
妙由是名動縉紳間用薦起爲仁和訓導藩憲大臣
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而大年之文章

傳於遠邇迎其母杭旦夕率婦子備物以養必誠必
孝母之心歡焉六年母卒奉柩歸葬哀感行路鄉邑
耆老列言母賢行足以勵風俗而子又克孝如此詔
旌表其門閭服闋分教常州府學滿九載陞仁和教
諭仁和之人得大年復大喜敬愛逾往時大年乃言
於有司修學校嚴學規訓勵彌切諸生日加親慕教
用有成登第彌衆賓興之歲諸藩省請典文衡者聘
幣交走其門而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大年所至多
得士人服其公凡所經歷處遇佳山水及古人遺跡
必見諸賦詠聯爲大卷藏於家景泰六年秋朝廷有
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退就醫藥凡
與善者數往來問候冀速愈而勢日殆大年知不能
起呼子章取紙筆書曰吾上負朝廷之恩下負平生
之志爾兄弟尚勉學爲士人擲筆而逝蓋景泰丙子
二月二日也觀其所書如此則其抱負可知也予初
識大年於金谿王先生所又得其所作小瀛洲水竹
居賦觀其詞翰而重其爲人直可謂奇偉非常之士
也常思振起之使效用當時以其學行必有以名世
傳後及被召來京師心竊爲喜思與之久處不厭而
大年病予亦以老疾絕人事往還心雖相親而迹則

疎矣大年病甚遣門生李昂持簡來言身後事蓋欲
予銘其墓予聞而哀之不三日而大年卒矣於乎予
豈忍銘吾友哉大年生於洪武壬午十二月初三日
及其卒也年五十有五有詩文四十卷多可傳者

教諭黃先生諤祠堂記

周瑛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
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叅知蜀藩政事因巡
歷下邑見廣元縣有教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
姓黃氏名諤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
龍官戶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顥登進
士第爲戶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
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內外
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
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

立編氓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
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
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
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
陳腐如所謂活套爲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先生
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
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
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楯楚務從善乃止故廣元
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
安之皆曰先生真愛我者先生旣歸諸生指其所修
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見所改課程曰此先生之
遺澤也是其可忘乃卽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
生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爲義
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
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
是已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
時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
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在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略推以捍賊先生
部署旣定乃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

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
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岍諸小舟莫肯前先
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
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
予聞諸先生之孫顥而熟焉者先生之祠在故學宮
之內近學遷而祠毀叅議喬公廷儀分守川北道命
重立之此見喬公秉彝好德之心亦廣元人愛先生
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生教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
義類書之使廣元人并刻于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
慕興起願爲先生之所爲者矣是爲記

戴先生冠傳

文徵明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
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曆
律與夫禪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摻彌剝剔必求緣起
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汪洋澄湛奮迅陵
轍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
爲程文亦奇雋不爲關鍵束縛一時譽聞籍籍起諸
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爲經義類多熟爛
骯骯之言先生旣聰明強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
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能

過之者每賓與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
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
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
入試 內廷復褻然出數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
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
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
授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間隙肆志於學學
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爲諸生時紹興
有爲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
所指擿或達於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
興御史者罷官家居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
其家誣執先生遂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小時卽上
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
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名見輒款
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先生非經生也及
先生至京公已爲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
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
又勸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撻奪志其言
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叅
議者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刺利害興廢及今

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爲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經學啓蒙奇字音釋禮記辯疑氣候集解濯纓文集和會稽懷古詩補文房圖贊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乞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桐廬學訓導萬公吉傳

唐順之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公諱吉字克脩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已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

履飲食之節畫線而蹈始終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
詭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倚之
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
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
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疋然骨
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軀
至沒齒軀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
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
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飭規
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姊姒雍睦自

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諍語嘻嘻之聲其
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
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
寒暄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
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
恩禮款曲卽素婉變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
奉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
無圖畫古器伎藝之玩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
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
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疎濶使然

然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窶人未嘗忘
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
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
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有
所不及則醵其闔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
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
振急排難爲豪舉其生平凜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
賜予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
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
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

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
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覆必伸已說不少媿
媿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
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
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
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
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
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
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
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于有司皆

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
公以風諸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
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
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
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
松爲厚交潘君疎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
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
識公于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議論
有合有不合而卒歸于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
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

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
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
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旣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
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
操壩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
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
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
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
說歸而以語公力從臾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
道通沒十餘年旣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

王革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于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駑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孚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于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陬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

或有饋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也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

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
 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為諸生地方
 利害休戚疊疊為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
 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為天下賀或聞進
 一縮胸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為之廢筋每得忠
 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
 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于好善至老益篤

自桐廬歸歎人郡訪余相與講荆益切又邀余訪養
 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志其壻妻
 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
 死於毀上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終

